

出版者・書評者・讀者

賀「書評書目」八週年

林慶彰

雜誌一涉專門，就很難以新奇的封面、艷麗的圖片、誇大的報導……等來吸引讀者，而是完全靠讀者的認同，認為這雜誌有價值，值得一看，雜誌才有可能生存。國內水準較高的專門性雜誌，無不在左支右絀中勉強維持著。可見好「陽春白雪」者少，寄情於「下里巴人」者仍多。貴刊以「陽春白雪」之身，仍能擁有廣大的讀者羣，全賴你們多年來一直按時出版，一直保持相當水準，一直客觀取稿，一直為學術界做最誠懇的服務所致。你們以有限的人力、物力，而有如此高的成就，實在令人欽敬。但是，貴刊既是一本談書的雜誌，國內與書有關的朋友，自不止現有的數千人而已。要是能對與貴刊關係最密切的出版者、書評者、讀者，提出些許意見，對你們將來的發展，或有些許助益。

一、出版者：書籍的出版，雖美其名曰「文化事業」，實際上仍是一種商業行為。一般消費者有權利監督商品的品質；讀者自然也有權利要求書刊的水準。較能監督書刊品質的利器是「書

評」。而當今的出版者，對書評表示了數種不同的心態。第一類是：不論有否評及自己的書，一概不聞不問；也就是評者自評，賣者自賣。另一類是：把書評當成書評者賺取稿費的工具，總以為搔不到癢處。第三類是：迅速採取行動，譬如：要求原書作者反擊，或者對刊登書評的期刊採取抵制行動。第四類是：商請作者修訂，或把受惡評的書停售。

前三類出版者的態度，均不足取。由於這三類出版者佔了大多數，書評所能產生的警惕作用全失。這是讀者、書評者和學術界的大不幸。第四類出版者的態度，本是正常現象，但由於正常者少，故必須表彰。數年前，某公司出版一本「工作與我」，有書評指出該書諸多缺點，該公司總編輯馬上將該書停止出售。這是多年來出版界對書評反映最佳的一次。其次，「大林」出版公司就書評修訂了他們的「百科圖解英漢辭典」，並付給書評者一筆稿費。（見貴刊八十八期回聲，六十九年八月）也難能可貴。

如果每一個出版者，都能有「人告之以有過則喜」的態度，而時時改進所出版書刊的品質，讀者的權益自能受到保障，所謂書評也才有價值。

二、書評者：書評者是出版者與讀者間的橋樑，一面引導讀者多讀好書，一面監督書籍的品質。做為橋樑的書評本不容易做好，架橋的人如果又偏右傾左，往往雙面受敵。當今，有些書評者，對所批評的書過分揄揚，誤導讀者讀了壞書；作者則因受繆獎而沾沾自喜。反之，書評者對所評的書如果妄加詆譭，誇大其缺點，不但讀者讀不到好書，作者的心血也被全部抹殺。

近數年來，國內書評水準已逐漸提高，但是批評者的態度，仍有待改進。要知道諷刺和謾罵，別人並不易接受，自己也浪費口舌，損傷元氣。因此，像「聞見淺俗，識識愚滯」「言唯于誕，事多詭越」「才識庸陋，性行鄙悖」「沐猴而冠」「罪不容於誅」等刻意詆譭之語（具見阮廷焯先生「宋史藝文志史部佚籍考糾謬」，東方雜誌十三卷八期，六十九年二月），絕非一個公正

書評者所應有。即貴刊八十八期書評中，如「批評這樣的一部劣書，對我而言，是時間與精力的浪費。」（見齊孝維先生「評宋著中國文學史」）等語，也可不必。

一個人只要對某學科稍有認識，就該學科內的某些著作加以批評，並非難事。一個客觀的批評者應該了解所評的書的缺點，在該書中的比重如何？切不可因某些小缺失抹殺一書的價值。至於行文更應存著「溫柔敦厚」「哀矜勿喜」的態度來品評。這樣的書評才能使人信服，才對學術有所裨益。

三、讀者：貴刊既是專門性雜誌，讀者水準自較整齊。記得你們剛創刊時，有不少名學者、作家都是貴刊的讀者，他們時來信加勉，使你們增加不少信心。近來，這類信件已逐漸減少，也許他們都很忙而客於提筆吧！名家的一兩句話往往讓人刻骨銘心。我誠懇地請求先進作家、學者們，仍一本對貴刊的愛護，再時時給你們鼓勵。

對於未曾關心過貴刊的朋友，我也希望他們能了解貴刊對治學和保存文獻資料的價值，而賜予關愛。不論正在從事學術工作或將來想投身學術工作的人，所最需要的是：能够掌握學術發展動態。貴刊有「每月新書分類目錄」，有「書評索引」，也有專題書目，及各科新書書評和論文，一書在手，每月出版動態，學術發展情形，已掌握大半。而有不少人却客於那數百元的訂費，以致於雖有心投身學術界，却時時自外於學術，終至被摒於學術界之門牆。這是相當令人惋惜的事。

至於一般讀者也應以貴刊為指導讀書的明燈，不僅求照亮自己，更應推己及人，讓有愛書人的地方，都能有「書評書目」所發出的光。

我個人認為唯有出版者、書評者和讀者都有正確的體認，書評才能正確發展，貴刊為學術、文化所作的努力，才有補償。能如此，你們過生日也將一年比一年更有意義。